

时间，在集美增值

老文堂

吴吉堂 主编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| 国家一级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间，在集美增值

老文章

吴吉堂 主编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,在集美增值.老文章/吴吉堂主编.一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7.4

ISBN 978-7-5615-5829-4

I. ①时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集美大学-纪念文集 IV. ①G649.285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9573 号

出版人 蒋东明

责任编辑 王鹭鹏

版式设计 张志攀

封面设计 朱公元

责任印制 朱楷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

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

邮政编码 361008

总编办 0592-2182177 0592-2181406(传真)
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

网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邮箱 xmup@xmupress.com

印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16

印张 14.5

字数 310 千字

印数 1~5 000 册

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5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博二维码



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“嘉庚精神”，深怀爱国之情，坚守报国之志，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，共圆民族复兴之梦。

东南网·www.fjsen.com 新闻客户端·今日福建

中共福建省委主办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版 -115 CN35-4001 邮发代号3-1 本版所用插图：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·9月5日，厦门集美学校校门上，陈嘉庚先生的铜像与校门上的“集美学村”四个大字交相辉映。陈嘉庚先生是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。他爱国爱乡，热心公益，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口皆碑。他爱同兴学，投身教育、卫生、科学、慈善等事业，推动华侨团结，争取民族解放，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。他艰苦创业，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以国家为重、以民族为重的品格，关心祖国建设、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，永远值得学习。

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

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“嘉庚精神”，深怀爱国之情，坚守报国之志，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，共圆民族复兴之梦。

本报讯（记者 胡斌）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，近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，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“嘉庚精神”，深怀爱国之情，坚守报国之志，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，共圆民族复兴之梦。

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全文如下——

值此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，我谨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，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。

陈嘉庚先生是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。他曾长期在福建工作，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和华人弘扬“嘉庚精神”，深怀爱国之情，坚守报国之志，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，共圆民族复兴之梦。

据悉，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。9月5日，厦门市集美学友总会《集美学友》杂志社长兼总编辑、希望小学负责人陈康华代表杂志社向习近平总书记致信，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对陈嘉庚先生的评价，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借此时机，向海内外华人、华侨、侨眷发出弘扬“嘉庚精神”的号召，进一步凝聚侨心侨力，共同构筑中国梦。

习近平

2014年10月17日

目 录 Contents

陈嘉庚的少年时代 / 01	杨国桢
童年，一个蔚蓝色的大海之梦 / 04	傅子玖
陈嘉庚毁家兴学记 / 17	黄炎培
父亲的日常生活 / 21	陈国庆
陈嘉庚屡禁不止 闽武人照种鸦片 / 26	《民国日报》记者
陈嘉庚轶事 / 28	黄寄萍
厦门集美学校 / 30	钱 穆
我与厦门集美师范 / 36	沈亦珍
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 / 39	鲁 迅
别具匠心的抵日货妙计 / 41	歧 狱
晓庄的教育革命之花在集美怒放 / 42	陆静山
忆集美乡师 / 46	潘念之
鲁藜诗文两篇 / 49	鲁 薇
集美杂感韵 / 54	温树校
厦门集美学校初期的革命活动 / 55	罗 明
在中国的一年 / 70	[澳大利亚] 杰·斯·威·基丁
集美之美 / 72	李 辉
李尚大：微笑、汗水、家园 / 80	黄永玉
蔡继琨的音乐人生 / 92	任镜波

陈村牧：志兴教育 誉满闽南 / 102	蔡鹤影
散文四题 / 110	许钦文
金厦日伪一夕数惊 / 121	《申报》记者
福建的西南联大 / 123	范立洋
陈嘉庚先生印象记 / 129	范长江
陈嘉庚的一封电报 / 134	陈乃昌
有枝才有花 有国才有家 / 137	陈嘉庚
我所认识的陈嘉庚 / 142	卢嘉锡
周恩来与陈嘉庚 / 147	童小鹏
忆陈嘉庚先生 / 152	曹聚仁
厦门印象记·不准靠岸 / 155	鲁 彦
移山填海话厦门 / 157	郑振铎
厦门抒情 / 161	郭 凤
我爱厦门 / 163	郑朝宗
三角梅之献 / 168	邹荻帆
忆集美 / 170	白 刃
集美掠意 / 174	傅子玖
忆集美 / 177	陈虞孙
杨振宁谈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与儒家思想 / 181	[新加坡] 潘国驹
陈嘉庚孙女陈佩仪：回集美的路 / 184	[新加坡] 章星虹
弘扬优秀民族精神 / 187	张 炯
铁锚礼赞 / 190	章 武

当之无愧的华侨旗帜 / 192	钱伟长
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 / 193	孙起孟
永远的华侨旗帜 永远的民族光辉 / 196	罗豪才
陈嘉庚的精神力量 / 199	项 南
维护陈嘉庚遗业 发扬陈嘉庚精神 / 201	李远哲
在陈嘉庚先生墓前的沉思 / 203	张 锲
示朴琐记 / 206	黄永玉
黄永玉赠字万荷堂 / 214	任镜波
瞻仰集美鳌园 / 218	[泰国] 谢钦锡
梦回集美 / 220	[印尼] 廖彩珍
后记 / 225	



杨国桢

杨国桢，1940年出生，福建龙岩人。196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，1985年晋升教授。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主编，《史学月刊》《海交史研究》顾问，《中国高等院校学术文摘——历史卷》编委。

陈嘉庚的少年时代

公元1874年10月21日，陈嘉庚诞生在与台湾一水相望的闽海之滨同安县集美社（今厦门市集美镇）。集美社位于我国东南的闽海，是联系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纽带，开展对外交往的要冲。宋元时期，誉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，是著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。明代，漳州月港（今龙海县海澄一带）、泉州安平港（今晋江县安海镇）是我国与东、西洋贸易的国际性港口，曾执我国私人海上贸易的牛耳。清代厦门港的崛起，又以台运和南洋贸易称盛于世。闽海上千帆点点的倒影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先人远航四海的踪迹；万波翻卷的浪花，展现着一页页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。集美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从元代起由陈姓先人开基繁衍起来的滨海渔村。它点缀在月港与安平的中心，厦门岛的隔岸。村人以海为生，以捕捞和海涂养殖为业，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偏僻自处，鲜为人知，但闽海往昔的繁荣和骄傲，却浇灌养育了他们坚忍不拔、冒险进取、侠义任性的所谓“同安精神”。

十五世纪以降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孕育，航海探险和海盗性的掠夺，使葡萄牙、西班牙以至后来居上

●●

陈嘉庚的少年时代是在母亲孙氏一手抚养下度过的。那时，父亲自新加坡的汇款时继时辍，他和同社其他孩子一样，必须帮助家里做些种地瓜、拔花生、剖牡蛎之类的轻活。

的荷兰、英国，相继成为海外殖民大国。他们从远帆东西洋的闽船中，最早知道东方的“黄金之国”——中国，于是，闽海也就成了他们追逐、觊觎的目标。葡萄牙人侵扰闽海，西班牙、荷兰殖民者窃据台湾，开启了中国外患频仍的弊端。1840—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，厦门港又成了战场。腐败的清政府在英国炮火胁逼下签订辱国丧权的《南京条约》，独立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，闽海向列强洞开了它的门户——厦门和福州。繁荣的对外贸易海港，变成了外国冒险家横冲直撞、为所欲为的“乐园”，贩卖鸦片、掠买丝茶、诱拐华工的巢穴。从那时起，倾流入闽海的血和泪，伴着低沉的落潮声，诉说着中国落后挨打的耻辱！1874年5月，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，悍然发兵三千进犯台湾，在琅峤登陆。这次进犯虽因台湾各族人民的抵抗，清军大举入台增援以及英军的干预而未能得逞，但于同年10月31日签订的《中日北京条约》，清政府反而向日本赔偿军费五十万两并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。这正是外侮日深的写照。集美在这历史沧桑中，受到了农村破产、内忧外患的冲击，日趋凋零，不少人背井离乡，前往南洋谋生。然而，这辛酸的劫难，却锤炼了这些海外赤子的民族心，他们梦系魂牵着故园，不间断地构筑和故土的血缘、心理和文化联系，使集美逐渐成著名的侨乡。

了解上述光荣和耻辱的过去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积极内向的“华侨巨子”——陈嘉庚之所以出现在这里的历史原因了。

陈嘉庚的家庭，正是中国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时期形成的一个华侨世家。他的曾祖父陈时赐，有兄弟五人，其中二人出洋，定居在槟榔屿和新加坡。他的大伯父陈纓节、二伯父陈纓酌和父亲陈纓杞（又名杞柏，字如松）三兄弟，都是“番客”（华侨）。

陈嘉庚出生时，父亲远在新加坡，经营着一片顺安米店和一所硕莪（西谷米）厂。

陈嘉庚的少年时代是在母亲孙氏一手抚养下度过的。那时，父亲自新加坡的汇款时继时辍，他和同社其他孩子一样，必须帮助家里做些种地瓜、拔花生、剖牡蛎之类的轻活。1882年（光绪八年），九岁的陈嘉庚生平第一次跨入学校的门槛。这所“学校”是本社族人兴办的，名为“南轩私塾”，只有一名“教员”，当时叫塾师。和旧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私塾一样，南轩私塾所授的课仅仅是传统的《三字经》《四书》之类，全然不顾学童的接受能力，内容既脱离实际，文字又艰涩难懂。而且塾师授课仅仅照本宣科，不加解说，学童只是跟着“念书歌”而已。学童的家

长大都是农民，他们不指望孩子学富五车，只求有个地方“关蛮”，不致顽皮肇事；日后务农，能写些农村应用文字就满足了。要求如此之低，只望私塾不时放假，好让孩子参加劳动，补济家计，世代相沿，约定俗成。于是便有塾师授课一月，休息一月、半月的惯例，一年功课，往往要看拖到二年、三年才能学完。

“南轩私塾”的塾师陈寅，是一个贫穷、潦倒的老学究，他在这里时教时离，糊糊涂涂地度过一生，而留给集美社的教泽几乎是一片空白。陈嘉庚跟随陈寅读书多年，所识文字不多，对古文和报刊文字仅能一知半解而已。这种旧式封建教育的弊端，给少年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陈嘉庚学智渐开之时，朦胧接触的正是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。他在书本上所获无多，私塾的农村生活，父老们的举止言谈，也就是世代形成的中国农村社会景观，却使传统中国文化——生活方式、乡情民俗、思想意识等等——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他心里。特别是闽海有过光辉的过去，在外侮相凌的青史上，又写有乡人引为骄傲的民族英雄郑成功、林则徐、陈化成等名字。集美社近海处山冈，留有驱荷复台的郑成功部将刘国轩所筑营垒残垣，民间称为“国姓寨”。附近离海数十步，还有一口“国姓井”，相传系当年郑成功指点兵士开掘的。父老们在农渔劳动之余，谈史论古，这就打开了少年陈嘉庚的心扉，敬慕先贤先烈之情洋溢于他的全身热血中，孕育了他的爱国爱乡思想。

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，法国发动了侵略战火，映红了闽海。这年8月，法军侵略舰队于炮轰台湾基隆之后，又进而突袭福州马尾，把清廷辛苦建造的南洋水师军舰十一艘、商船十九艘炸沉。

“法国不胜而胜，中国不败而败”，引起全国的震惊。祸不单行，闽海一带又发生大旱灾，接着瘟疫流行，人民死亡相继。陈嘉庚的亲族三十余家，一百多口，生存的只有半数，而且纷纷弃家逃亡。十一岁的陈嘉庚伴随母亲留在村里，他耳闻目睹国运的颠危和乡亲的痛苦，亲身经历了外侮日深、农村破产的劫难。这种时代氛围，熏染了陈嘉庚报国救乡的心芽。

陈嘉庚在集美度过整个少年时期。他虽出于华侨世家之门，却长于故土，长于国难。这使他与一般华侨子弟不同，他熟悉故土、风情，种下了依依眷恋之情；他目睹国运颠危，萌发了赤诚报国之志。陈嘉庚少年生涯，使他的根深深扎在故土上，这对他一生的活动、思想性格，起了深远的影响。

——选自杨国桢《陈嘉庚》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。题目为编者所加



傅子玖

傅子玖（1934—2010年），男，汉族，福建厦门人。1957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厦门市文联副主席、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福建省作家协会理事，厦门市政协常委。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长篇传记小说《陈嘉庚》获河北省1987—1988年优秀作品一等奖。

童年，一个蔚蓝色的大海之梦

芦花放白时节，渔村午后，阳光淡淡的，浔江静静流淌着，绵绵流进东海。

退潮的海滩，到处撒满虎纹贝、玉黍螺、簸箕蛤、鹦鹉蚌……

三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各自背着“凸”字状的竹卡篓，拎着手网，钻出芦苇和花树杂长的江岸，飞也似的向沙滩奔跑。

“吱，吱，吱，吱……”

“嘎咯，嘎咯，嘎咯，嘎咯……”

不远处，一片峭拔嶙峋的礁岩，一群群鸥鸟和白鹭盘恒着，轮番俯冲下来，它们啄食搁在低洼水礁丛间的小鱼小虾。它们用长嘴巴准确有力地叼起海鲜，仿佛掠过一阵阵陀螺风，在海面上盘旋；有些鸟儿已经饱餐了，在峋嶙参差的礁岩上歇息，得意地晾开银白的、灰蒙的翅膀，互相追逐游戏，发出异常响亮的欢叫声。每逢潮落，便是海鸟最畅快的时分。

“快！……”三个孩子互相迭声催促。海滩多么光洁而柔软；星星点点、丛丛簇簇的螺呀，蛤呀，贝呀，蚌呀，尽管它们都亮出珊瑚或琥珀的姿色，但此时对孩子们却失去诱惑力。这些僵卧

沙滩的小东西，它们跑不了，海鸟对它们也不感兴趣，回头慢慢儿收拾不迟。这已经成为习惯了。

“吱，吱，吱，吱……”

“嘎咯，嘎咯，嘎咯，嘎咯……”

“快！”孩子们奔跑着。听到鸥鸟和白鹭一阵欢似一阵凯歌。他们知道，寸把长的小鱼虾这些鸟儿吃够了，正在开同乐会呢。这情景他们早看惯了。可是不能稍待，刹那间来了老鹰和秃鹫，不说小鱼虾，就是偶尔怠惰忘返的大黄翅鱼，也会被一扫而光，需知，这两种凶恶贪馋的大鸟，村里头两斤重的母鸡也叼去哩！

三个孩子来到礁丛近旁，飞快地脱去布鞋，解下浅黄亚麻制的短汗衫，赤膊，只着短裤衩，把辫子胡乱往脑上缠紧，拎起竹篓，这就要蹚过一段水滩到那礁丛去，哗，哗，哗，海水清凉得沁人心脾。

“哟——”一个孩子突然惊喜地叫出声，随即转身，往斜刺里的沙滩稍高处奔去。这孩子有一张苹果形的脸蛋，血色健盛，额阔，颧骨开展，鼻有峰棱，黑而密的长睫，一对滚圆的眼眸似乎含带着海的岚气，滴溜溜地流转，显得分外聪颖机灵。

“你看到什么，嘉庚？”几乎同时，另外两个孩子诧异地停步，回过头来嚷嚷。

尖脆然而空荡的话音未落，只见嘉庚双唇一缩，从一柱大礁岩的侧壁，撵下了一只狮螺。礁岩长久经受海浪冲击，黝黑，斑驳，面目狰狞，又有许多藻类和小动物寄生上端，沉灰底间杂钻蓝纹的狮螺，紧扑在岩壁，形成安全感很强的保护色。如若眼光缺乏锐利，那就甭想辨认出它来。

“你们瞧！”嘉庚高举着壮汉拳头般的狮螺，蹦跳着，欢呼着，返回浅水水滩。另外两个孩子也兴高采烈地迎了过去。三人定定地站在水里，狮螺在他们掌中传来传去，不断啧啧地赞赏它的好模样。

“嘉庚，你要走运了。敢情，你爸爸要寄来大钱了。”一个脸膛沉黑的孩子正儿八经地说，“拣到海螺，就会发家。唔，我爷爷早先说过，我爹曾经捡到过一颗。嗨，我家的母猪，一胎养了十二只猪崽呢！”

“泥鳅，你说得对！”那个皮肤白皙的孩子煞有介事地插进来。他说话时，嘴巴两旁荡起浅浅的笑窝，声音娇滴滴的：“我爸说过，一个渔村二十年也难得有人拣到一颗狮子螺。嘉庚是要走运。”



“你们瞧！”

嘉庚高举着壮汉拳头般的狮螺，蹦跳着，欢呼着，返回浅水水滩。另外两个孩子也兴高采烈地迎了过去。三人定定地站在水里，狮螺在他们掌中传来传去，不断啧啧地赞赏它的好模样。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该是我们三人都要走运了。”嘉庚爽朗地说，“因为这颗狮子螺，是我们一起来拣得的呀。”

那个叫泥鳅的，乐不可支地憨笑着。

他极少得到别人赞扬。这时，他那突突金鱼眼似乎含着潮气，有点儿飘飘然；矮墩墩的鼻翅一鼓一鼓的，像青蛙的肚皮；他的嘴唇宽而且厚，除了大笑和用力咬东西，否则你别想看到他那口整齐洁白和牙齿，那是多美丽的牙齿呀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。

他是个“峇峇子”，也就是说，他爸爸是汉族人，他妈妈是新加坡的土族女郎。他是跨民族养育下来的混血儿。“泥鳅”是村里小孩给起的绰号。这或者是一种爱称。因他长得黑不溜秋的，而且很鬼。他有一个雅致的学名，叫陈嘉贝。他的父母都在新加坡。父亲当码头工，母亲在一家洋行当“下女”。家里只有奶奶和他生活。前年他爹妈回来探亲可热乎呢。妈妈穿着拖地的大花绸纱笼，斜着身子，右手稍稍提起纱笼的一角，咧开黑紫的厚唇，娇羞羞地蹒跚在江岸、海滩呼唤“贝贝……”，铿锵的音调又长又细，引得村里一群光屁股的小孩笑闹着跟在背后学。惹得邻居家那四大黑狗也“汪，汪，汪”地狂叫起来。

平素，小伙伴乃至他奶奶都喊他泥鳅，只有“南轩私塾”的陈寅先生叫他陈嘉贝。背书的时候，他分明不会，却总是正儿八经地站起来，往自己书上溜一眼，记得一句，按规矩合上书本，很神气地念出仅有的那一句，声音比谁都响亮，接着就挺高圆圆的小胸脯，头不动，却拿眼珠子滑得更紧急了，许多同窗早就抿着嘴儿笑，他毫不慌张，依然东拣西挑地来一句，提高声调反复念，真有点刺激人的听觉神经。

塾师陈寅先生听背书总是闭着眼儿，慢悠悠地吸他的水烟。那烟壶里的水嘟噜嘟噜地响着。许久，才从他的鼻腔里缓缓地嘘出两股淡烟。泥鳅的背书显然激他恼怒了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竹板重重击在桌面上。全班学生都吓了一跳，连忙端坐，挺直腰板，紧缩着心。

“陈嘉贝，你读的什么呀！”老师怒喝道，随即，左掌中的烟壶重重落在桌上，直着左拇指和食指，频率很快地捋着花白的唇髭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搁在额间的老花眼镜同时被移架在鼻梁上。竹板又“啪”的响了一声。老师那眼镜片后，一双深陷、滚圆、混浊的老眼发出亮光，掠过这祠堂内愁苦的、滞涩的、惊恐的、疑惑的五张孩儿脸。当下，他右手提起竹板，右掌抚弄着它。怒气，在他迂缓的踱步中似乎渐次平息了。“陈嘉贝，放学留下

来！”仿佛经过慎重思虑，决计暂时不让泥鳅再挨手心。他把竹板扔到桌上去。那支由翠绿变成金黄又变成深赭色的竹板哟，是教鞭，是刑具；是学生行动的指南，也是学生心理的威慑物。三年来，学生对它总是怀着憎恶的、敬畏的，甚至有几分恐怖的复杂感情——因它曾经有一次打得泥鳅右掌肿得像半块碗糕呢！

“还课！”陈寅先生又大喝一声。除了坐在首排中央的陈嘉庚冷静笃定地端坐，又除了后座的陈嘉贝被宣布“关学”而呆若木鸡，其余三个孩子都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。陈老师蓦然止步：“陈嘉亨！”

那个皮肤白嫩的小孩颤颤地站起来。他一边合书，一边含着歉意微笑，可谁都知道他最胆怯。这时仿佛听到他的心脏怦然作响。约莫有三秒钟，他张开嘴，浮起浅浅的两洼笑窝，奶声细气地抖出声音来：“子，子曰，学而时，时习之，不……不亦说乎？不亦说乎？有朋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……不亦，不亦乐乎？人……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……不亦君子乎……”

“停！”老师虎视眈眈地，“断句全错了！句读（逗）都不懂么？不熟？害怕？不熟就害怕。古人匡衡凿壁偷光而学，武子囊萤照读，苏秦引锥刺股，孙敬系头悬梁。你们下多少苦功学？哼！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。你们知道吗？……陈嘉亨，放学留下来！哼！”

陈嘉亨坐下，嚶嚶地哭起来，用手背抹泪在长衫袖上。他是受委屈了，论读书，他是费过苦心的呀，大早读，深夜读，午间也读。“学而时习之”他是做到了，可是并“不说（悦）”。因为他不知道书中说的什么，老师从来不加解释。靠死记硬背，本来他也可将就的，倒在床上，蹲在厕上，走在路上，他都在心里默诵那些句子呢。可是，当老师叫他，他脑瓜“轰”的一声，血液循环加快了，脉搏加速了，牙关竟然紧起来，咬字吐音都像在吐铁丸，又硬又重。这陈嘉亨乳名叫小妹。据说他娘养了四个男儿，希望第五胎换个女的，于是沿袭古老的民间俗习进行胎教，在屋内壁上张挂许多美人、仙女图，什么《巫女神女》《云中君》《麻姑献寿》《仙女散花》《反弹琵琶凤来仪》《飞天仙女》呀……凡属女性的彩色挂图尽量罗致，贴得厅堂房间满墙壁，让怀孕的母亲时时端详，同时亲切地轻声呼唤：“小妹，小妹来投胎。”这种迷信色彩很浓的发愿终于不灵，妈妈生的依然是男孩，只是性格脾气近乎女性：温婉和气，腼腆柔弱。他的泪腺似乎特别发达，不管喜怒哀乐总爱哭鼻子。加上个子细嫩，肤色娇



“还课！”陈寅先生又大喝一声。除了坐在首排中央的陈嘉庚冷静笃定地端坐，又除了后座的陈嘉贝被宣布“关学”而呆若木鸡，其余三个孩子都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。

白，所以家里乡间人人喊他“小妹”。孩提期间，他根本不懂这名称的奥秘，听到叫声便也“哎”“唔”，温顺地答应。逐渐长大了，他感到这名字不是滋味，常常有呼无应，或即低着头轻声“嗯”一声。及至九岁要入“南轩私塾”读书，报上名去，陈寅先生一看抚须大笑：“苏东坡之妹名叫苏小妹，你是男子，怎能称呼女人？”周围的孩子捂着鼻子礼貌地低声赔笑，发出一阵“哼哼”之声。这位落第的冬烘先生闻声，忽然灵机一动；只见他略略沉吟，眼珠子一转：“亨，亨。亨字不错吆。《易》经有‘品物咸亨’的名句。亨，取义于顺畅通达；还有勃兴繁盛之意。亨，很吉祥的字眼！”随即问起姓氏辈分，给改名。于是“小妹”便有一个“陈嘉亨”的雅号了。小妹当然乐得手舞足蹈了，只是叫这雅号的人并不多，除了陈老师，仅有陈嘉庚。在陈嘉庚心目中，“小妹”这名字的来历是十分荒唐可笑的，道理他暂时想不通，但凭直觉，他感到不好因为称呼而使别人难堪。见到有人发愁，他心里总感到异常痛苦。譬如，陈先生每次要求还课，都使五分之四的学生恨上天无梯、下地无门，当场又无地自容之苦。身处其境，实在使他格外难受。老师责备过甚，使他感到未免有几分残忍。读书竟然这般惨苦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但他微略体察到：读《三字经》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老师极少讲解阐释，课文又古奥艰深，不知其意或一知半解，只跟着老师带着调调诵读，总感到枯燥无味，即便认记了一些字，也不懂得应用。按照乡间俗例，外地请来塾师教书一个月，便要停课回家，歇息半个月或一个月。这样时学时辍，当然更容易遗忘。课业积压渐多，一次还课须背诵二三十篇短文或十四五篇长文，委实不易。

但老师却要叫一个个能够对答如流的才肯罢休：“背诵《述而》，来……陈嘉庚。”老师早已成竹在胸，他对少年嘉庚一向怀有好感，因而语气纾缓还含带几分热切。

如同条件反射，感应异常灵敏的陈嘉庚应声起立，口若悬河然而抑扬有致地背诵，“子曰：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”，“子曰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”，“子曰：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女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。

“善哉，善哉！”陈寅老师倏然插语，声调是何等的欢快，“余亦不知老之将至矣。嘉庚，继续读下去。”“子曰：三人行，

●●

嘉庚连忙扶直他的身子，笑声从三人肺腑中爆发出来。

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“子曰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公西华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学也！”

“善哉，善哉斯言！余亦诲人不倦也。”老师眉飞色舞：“嘉庚，你背背《泰伯》篇。”

少年嘉庚轻声清一清嗓子，长长的眼睫一眨一眨，仿佛在拍着节奏：“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“妙语，妙语，丈夫是该如是也！嘉庚，《子罕》篇。”

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“子曰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“子曰……”

“匹夫志诚不可夺！金石之言，真掷地有声也。”陈老师又即兴评点：“《博学》篇，嘉庚。”

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嘉庚，《诚意》。”

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。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‘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故君子必诚其意。’嘉庚，我相信你都懂了。慎思之，笃行之。我相信你将成为佼佼者。请坐下，每次还课考查，唯嘉庚一向使我满意。”陈老师以严肃可畏的眼色沐浴五张孩子脸：“其余四人，放学以后留下来！现在，翻开《子产论政宽猛》。”

“好鲜！”泥鳅用芦苇作筷子，从熏得黑咕隆咚的铁罐里挟出一条烤熟了的红虾，边吹气边送进嘴里。

一堆篝火烧得正旺。

那只大海螺放在火堆上烤得滋滋响，沸腾的螺汁冒出阵阵清香的气味，诱人嘴馋。

芦苇丛间这片绿茵茵的草地，是孩子们野餐的好场所。他们常在这儿烤吃鱼、虾、螃蟹、番薯、鸽丁蛋、花生，更常烤吃海蛎，从深秋到仲春，这里盛产海蛎，海边礁岩、蚵石，密匝匝地长满着这种石灰壳的海鲜，一把类似篆刻刀那样的小铁器把它从附生石上剔下来，剖开错综粗糙的石灰壳，里头有灰黛色块状带汁的蚵肉，清蒸、油炸、煮羹、干烤都异常鲜美可口。西方人称它为牡蛎，他们喜欢生吃，只蘸些佐料便吃得津津有味。莫泊桑作《我的叔叔于勒》，那于勒卖的正是这种鲜物。

吃烤海螺今儿还是第一次，正如有一回吃烤鳌蛋那种稀罕物，他们都非常欢快而兴奋，这两种吉祥物得来不易嘛。

三个大肚子、细眼儿、三角口的手网，和竹卡篓散放在草地一角。网里突突的装着带壳的海蛎。竹卡篓可是随便开不得，你把那稻草编的漏斗状的盖子打开，说不定就有一两只小螃蟹横爬出来。这还不要紧，一手按住就擒了它。那水花花、亮闪闪的鱼堆里会突然蹦出几只虾来，那就够你追捕的啦。

嘉亨伏在地上吹火苗，小屁股蛋子翘翘的。

烤虾和海蛎吃得不少了。

嘉庚用小木棍从火堆下挑出三四块烘熟了的番薯，捡一块来静静地剥皮，一股略带焦味的香气刺激着他们的鼻腔。不必招呼，另两个孩子也各自拿吃了。

泥鳅从嘉庚裤袋里摸出一把开合的鹿角小刀，把海螺的肉切成三块，也用这刀作叉子，把螺肉挑到每人嘴里。

孩子们不断嬉笑着，评说这海螺肉很是可口，就是不容易嚼烂，大家歪嘴撅唇咬啊咬。

嘉庚忽然转过面去，眉骨耸动了一下。近旁的浔江，西斜的阳光在水上映出一条波动的彩带：橙黄的、银白的、深紫的、翠绿的、浅蓝的、铁灰的……仿佛会飞腾。

他移了视线，扳着指头换算着。

“你在算什么，嘉庚？”泥鳅好奇地问。

“我说嘉贝，咱姓陈的家族传到今天，已多少年了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嘉贝、嘉亨同时答着。

“我听吉海伯说，我们姓陈的家族，自黄帝八代孙妫舜以后，已经历了四千多年了。”

吉海伯是乡中为数不多的耆宿之一，据说他精通经史，又谙熟乡土物情，因而颇享声誉，人们背后尊称他为“活字典”。

“他说，最早姓氏分姚、胡、陈，现已演为百家姓了。我们的始祖胡公满封官于陈地，所以传宗接代以陈为姓。原籍在河南省光州固始县。”

“四千多年，哟……那就有四十几个世纪了？”现在轮到嘉贝换算，一个宗族年代这么久远使他愣住了。

“那固始县在哪儿呀？”嘉亨疑惑地发问，那神情梦幻般的迷茫，“我们这里不叫思明县么？”

“固始县离这里很远很远。我们中国太大，我也说不清。”嘉庚微略有点儿捉襟见肘的窘态，只见他眉峰一耸，接着说：“这